

■马克思主义哲学

社会关系生产和社会生产系统研究

蔡 成 效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蔡成效(1955-), 男, 贵州正安人,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 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摘 要] 社会关系生产同物质生产、人口生产和精神生产一样, 是社会生产客观地存在着的一个方面, 并与其他三种社会生产辩证相联; 任何一个社会的生产, 都是一个基于物质生产而由社会关系生产直接决定的社会生产系统。其中, 人口生产是根本, 物质生产是基础, 精神生产是引导, 社会关系生产是命脉。只有坚持“四种生产辩证统一”的原则, 才能从根本上确保一个社会的各项事业协调发展。

[关键词] 社会关系生产; 社会生产系统; 四种生产辩证统一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05)02-0156-05

长期以来, 理论界对社会生产的研究, 仅限于物质生产、人口生产和精神生产, 社会关系生产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事实上, 任何一个社会的生产, 都是一个由“四种生产”所构成的有机整体。只有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社会关系生产和社会生产系统问题, 才能全面、深刻地把握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规律。当前在我国, 加强对该问题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有助于牢固树立和认真贯彻“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一科学的发展观。本文拟就该问题谈几点看法, 以就教于学界同仁和社会各界!

一

交往实践是研究社会关系生产的前提, 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关于“交往”概念, 根据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有关论述, 特别是 1846 年 12 月 28 日《马克思致帕·瓦·安年柯夫》信中的有关说明^[1] (第 532, 533 页), 交往包含有交互作用、交换和生产关系等意思, 从一个国家、民族看分为内部交往、外部交往以及全人类的世界性交往, 而且, 在其中都既有经济领域的物质交往, 又有非物质性的政治交往和文化交往。从实质上看, 交往作为一种实践的基本形式, 相当于“处理社会关系的实践”; 交往作为一种关系, 主要指“以‘生产关系’为基本内容的社会关系”, 其中包括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等其他社会关系。马克思对“交往”概念, 是从人类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意义上使用的, 特别是从人类社会基于生产实践的历史发展这一“社会历史观”的哲学意义上使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对交往的论述, 突出地表现在对交往的条件性的重视和对交往的作用的分析; 特别注重交往与生产的关系及其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认为随着生产和交往的发展, 最终必然发展到共产主义。事实上,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是把“共产主义”作为“交往形式本身的生产”而提出和论述的。并明确地强调: “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 它推翻了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 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 消除这些前提的

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2](第122页)。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关系生产的交往实践,与物质生产实践是互动的,生产决定交往,交往制约生产,生产与交往共同决定一个民族的整体结构及其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决定该民族和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的发展。交往实践的重要社会功能,就是既体现和维护一定的社会关系,又推动和实现一定的社会关系的改变。这直接反映着交往实践本身与社会关系的互动关系问题。就“交往”作为一项实践活动而言,必然体现一定的“交往关系”,通过一定的“交往形式”、“交往方式”、“交往手段”进行一定内容的一定程度的交往,便既在维护一定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和实现一定的交往内容和交往程度的改变。质言之,交往实践既是社会关系的体现,受制于社会关系,又是社会关系发展的动力和途径,本身就改变着社会关系。交往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既反映在经济领域,又反映在政治和文化领域;既反映在国家、民族的内部交往中,又反映在国家、民族之间的彼此关系上。还要看到:一个主体的方方面面、内内外外的各种交往,又是彼此制约的;并且,交往具有“相互”性,交往实践中人与人之间是互为主客体的,不同主体的交往之间同样是彼此制约的。如此看来,不论对于什么主体、什么领域的什么交往,交往实践都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推动和造成了社会关系的“生产”,这是不容忽视的基本事实。

现在,我们对由交往实践所造成和承担的“社会关系生产”的基本形式本身谈几点基本认识。

首先,社会关系生产是社会生产的一种形式,它具有现实的客观性。马克思于1844年上半年所写的《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明确指出:“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3](第24页)《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论及《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时,进一步认为:“人同自身和自然界的任何自我异化,都表现在他使自身和自然界跟另一些与他不同的人所发生的关系上。……在实践的、现实的世界中,自我异化只有通过对他人的实践的、现实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因此,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4](第276页)事实上,人和人类社会一道产生和存在,“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第60页);而不论什么社会关系,既不是“上帝”创造的,也不是人们主观虚构的,都是由人们自身的交往实践所生产出来的。人们自身的交往实践所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的客观性,由交往实践及其对社会关系的生产的客观性所造成。任何人所从事的任何交往实践及其对社会关系的生产,都是受着既定的社会关系和其他社会条件的限制,这是由人和社会的实践本性所决定的。我们说,社会关系生产是人类社会客观地存在着的一种“生产”活动,但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生产”,即在哲学层面上讲的最广义的“生产”。所谓“人口生产”、“精神生产”以及“物质生产”等,都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使用的。因此,我们认定社会关系生产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生产,这种认定不仅在客观事实上完全成立,而且,在学理上也完全站得住脚的。

其次,社会关系生产是社会生产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任何社会生产,都必有一定的生产目的、生产主体、生产方式和社会功能,社会关系生产也不例外。简言之,社会关系的生产,其生产的直接目的,是满足现实的人的生活社会化的客观需要,最终目的是从社会关系方面维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其生产的“一般”主体是每一个社会成员,而任何社会的社会关系生产的主导力量,又总是该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势力。其“生产方式”也是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体,一定“方式”的社会关系生产必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统一”的社会交往实践及其过程,不同“方式”的社会关系生产必然是其不同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不同地“统一”的社会交往实践及其过程。就这一点,我们稍微作点简析。社会关系的生产力,宏观上指“人类社会”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能力;就个人而言,集中表现为“社会活动能力”。它是一种不同于物质生产、人口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生产力的特殊的“社会生产力”。任何社会关系的生产力,都只有同相应的社会关系生产的“生产关系”相结合,才能形成现实的生产社会关系的“生产方式”,从而生产出一定的社会关系。其“生产关系”,包括生产社会关系所依赖的物质方面的关系和思想方面的关系,既是客观的又是可变的。社会关系的“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是社会关系生

产“自己运动”的内在源泉,必然改变既定的社会关系,并从中培育出新的社会关系生产力,从而在其他社会历史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推动社会关系之“生产方式”的变化发展。社会关系生产的社会功能,在于维护和改变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调节各种人际关系。以其微观的社会功能——调节人际关系为例来说吧。无疑,个人之间的交往行为,既能维护和改善人际关系又能恶化和“葬送”人际关系;而人际关系必然对于个人和社会都具有重要作用。就个人而言,不可否认:在同样的社会制度下,一张张人为地编织起来的无形的‘社会关系网’,既会使一个庸才无地自容,也会助之四通八达;既会使一个雄才驰骋千里,也能逼之走投无路。在我国现阶段各种社会体制新旧更替的情况下,“制度化冲突”和“制度化逃避”等现象时有发生,各种“关系”更有机可乘,通过正当的个人交往行为建立和维护正常人际关系实在刻不容缓了。社会关系生产的这种特殊性,表明了它是一种须臾不可忽视、轻视的“社会生产”。

再次,社会关系生产与其他社会生产既对立又统一。一方面,它不同于物质生产、人口生产和精神生产,并在实际的存在和发展中具有相互排斥的一面。另一方面,它又与其他社会生产内在相联,即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和相互制约,进而存在一定意义上的相互转化。就其相互依存而言,社会关系的生产,以社会的人口生产、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作为存在前提,反之亦然。离开了人口因素、物质资料和精神资料的生产,便无所谓人和人类社会,失去了赖以进行社会关系生产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不但根本不可能进行社会关系的生产,反而连既有的社会关系也必将瓦解和毁灭。反过来,离开了社会关系的生产,婚姻、家庭关系就不可能产生和维持,物质生产领域和精神生产领域的“生产关系”都不能巩固和发展(包括变革),因而也不可能进行人口生产、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就其相互渗透而言,社会关系生产,是渗透于人口生产、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各方面的。每一物质生产的进步,都孕育着新的社会关系的萌芽;每一精神生产的成就,都一定会开拓着社会关系的新角落。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生产的操纵和控制,不过是从统治阶级和集团的利益出发,对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及人口生产中的社会关系所实施的强制性影响而已。反过来,社会关系的生产又一定包含了其他社会生产,即其他社会生产也渗透于社会关系的生产之中。这一点,尤其突出而直接地表现在掌握社会关系生产的操纵、控制权的国家机构对人口生产、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干预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和集团,总是千方百计地通过巩固和调整社会关系来为自己各方面的利益服务。任何阶级和集团,他们所从事的社会关系的生产及其中所存在的矛盾斗争,都“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1](第 250 页)。就其相互作用、相互转化而言,社会关系生产适合于社会人口生产、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状况,便能积极地促进这些方面生产的发展进步;反之,则必然阻碍其发展,甚至使其停滞、倒退。反过来,人口生产、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也必然作用于社会关系的生产。我国实行计划生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便有助于社会政治的安定,使良好的社会关系日益建立和完善。否则,人口生产、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若陷于失控状态、遭受重大挫折,社会关系的生产必然受到严重的不良影响。

正是社会关系生产的上述客观性,共性和个性及其统一,与其他社会生产既彼此区别、对立而又相互联系,才“直接现实”地注定了上述四种生产客观上结成为一个“社会生产系统”,具有一定的协调发展的内在需要与现实可能。

二

社会生产是一个基于物质生产实践的由物质生产、人口生产、精神生产和社会关系生产按特定联系相结合的“社会生产系统”,它是受社会关系生产直接决定的。“社会生产系统”内部联结方式是:首先它是以每种生产在其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作为基本的联结方式的。其一,人口生产是根本。任何一种生产,都既由人所进行,又为着人的生存和发展。人口生产,不仅仅在于男女婚配、生儿育女,更重要的还在于人口因素的“社会化”方面的生产;也不仅仅在于人的生理器官、自然属性的维持和完善,更重要的还在于以社会性为基础的整个“人性”的形成和发展。以此而论,一切社会生产,都贯穿着人口生产,实

质上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4] (第310页)。其二,物质生产是基础。只有进行物质生产,才能获取人类赖以延续生命活动和提高物质生活质量的物质生活资料,才能从事其他各种社会生产活动,给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提供各种物质基础;物质生产的状况及其变化,最终决定着其他生产(包括“人口生产”在内)的状况及其变化。这既表现在物质生产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对其他生产的重要作用上,又表现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物质生产力”和“物质生产关系”及其统一体“物质生产方式”(因本文已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生产方式”概念“广义”化,故以此相别)对其他社会生产的决定性上。其三,精神生产是引导。虽然社会生产系统不能完全排除人的生命本能活动的因素,但是,在本质上,每一种社会生产都是由人自觉能动地进行的,都必须具有一定的思想意识提供思想动力和思想指导。古今中外任何社会的生产无不在一定的精神系统指导下进行,都是以一定的精神生产作牵引。所谓政治上层建筑以思想上层建筑为指导,不仅表明社会关系的生产接受精神产品生产的引导,而且,蕴含着一切社会生产都通过政治形式追循着精神生产的轨迹。其四,社会关系生产是命脉。这主要指的是:社会关系的生产,在社会生产系统中犹如人体中的脉搏,制约着人类社会的生产系统的社会生命。所谓制约社会生产系统的社会生命,有两层含义:一指社会关系生产的存在是其他社会生产和社会生产系统赖以运行的社会关系得以具备的实践基础;二指社会关系生产的状况及其变化直接制约其他社会生产和社会生产系统的社会状况及其变化。尤需重视的是:在阶级社会中,国家政权这一集中地表现和主导地承担社会关系生产的政治机器,总以凌驾于社会之上的面目干预社会生产的各个领域(包括社会关系生产领域)。具体地说,国家政权是通过对各个领域的社会关系生产进行操纵、控制的形式干预各个领域的生产。上述各种社会生产在社会生产系统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从根本上确保了它们能够现实地联结为一个统一的社会生产的大系统。

在人类社会中这四种具有不同地位和作用的生产子系统,是怎样进一步地有机结合为整个社会生产的大系统的呢?这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于此,要强调三个重要之点:第一,它们在社会生产系统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存在于彼此的依存和制约关系中。每一种社会生产都是构成社会生产系统的必要条件,它们各自在社会生产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都以其他三方面的生产的地位和作用作为存在前提,并且,在实际的生产活动及其过程中相互制约。第二,物质生产是整个社会生产系统的基本决定力量。在社会生产系统中,对各种生产及其整体的“生产方式”都具有首要决定性的,仍然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而最终决定整个社会生产系统的存在状况和发展趋势的,仍然是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力。正因此,“劳动发展史”才是“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1] (第258页)。人类社会历史之“自然历史过程”的性质,首先就反映在社会物质生产力是整个社会生产系统的最终决定因素上。第三,社会关系的生产直接决定整个社会生产系统的社会性质。而物质生产力的状况不能直接判明某一物质生产的社会性质;同理,物质生产力的状况,也不能直接决定所在社会的生产系统的社会性质,不能直接表明其作为整体的社会生产系统是否合乎一定社会的“系统性”的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社会进步的历史趋向。直接决定各种生产及其所构成的生产系统的社会性质的因素,只能是社会关系的生产,特别是其中的物质生产领域的生产关系的生产。一方面,任何领域的生产所固有的社会性,都集中体现在其“生产关系”的存在和发展上。而任何“生产关系”,本质上都是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体系内部的矛盾运动,也就是社会关系的生产。另一方面,由上述四种生产所构成的社会生产系统,其社会性也集中体现在它的“生产关系”上。而一个社会生产系统的“生产关系”,不过是存在和发展于该系统内部的社会关系体系而已。整个社会生产系统的“生产力”对其“生产关系”的作用,是通过该系统中的社会关系体系内部的矛盾运动——“社会关系生产”来实现的。依之,直接决定整个社会生产系统社会性质的因素,毋庸置疑地是社会关系的生产本身。正因此,社会生产的各个方面及其整体,才得以从生产中所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及其体系来集中体现出自身的社会性质。

综上所述:交往实践与物质生产实践既相联系又相区别,既体现和维护一定的社会关系,又推动和实现一定的社会关系的改变,直接地承担和造成社会关系生产;社会关系生产同其他三种社会生产一样

具有客观性,是一种包含社会生产一般性的特殊的社会生产,与其他三种生产既对立又统一;任何一个社会的生产,都是一个基于物质生产受社会关系生产直接决定的由“四种生产”所构成的社会生产系统。因此,要自觉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进步,就必须从社会生产系统的实际出发,坚持“四种生产辩证统一”的原则,以确保各种社会活动、各项社会事业协调发展。在我国当前,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研究和运用“四种生产辩证统一”的原则显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一原则,要求我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增强全局意识,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运用系统眼光认识和处理改革与发展中的种种社会问题,充分调动一切社会力量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参 考 文 献]

- [1] [德]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 [德]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 [德]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4] [德]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严 真)

Research on Social Relation Production & Its System

CAI Cheng-xiao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CAI Cheng-xiao (1955-), male, Doctoral candidate,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Professor, School of History & Politics,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majoring in marxist philosophy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bstract: Social relation production, the same as material production, population production, and spirit production, is one aspect of social production externally, it also is a unity of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of social production, and it dialectically contacts the other three aspects of social production. In any society production is a social productive system, which is based on material production and is directly decided by social relation production. In this system, population production is the root, material production is the base, spirit production is the guide, and social relation production is the vital. Only insisting on the principle of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four kinds of production radically ensures a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every works in society.

Key words: social relation production; social production system;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four kinds of production